

书的故事

■嘎子

我还记得我读的第一本书字，那之前我读的全的连环画或红领巾类的图文书。

我从小就爱听故事，特别是稀奇古怪的聊斋类故事。那一天，姐姐从她的闺蜜那里借来一本叫《中国民间动物故事》的字书，书早就让人翻得像蟪子里腌过的咸菜一样发黄破烂。姐姐没空看时，我就拿起来，翻了一下，第一个故事就把我吸引住了，是一只野兔子智斗老狼的故事。好好一个上午，我都很规矩，没去外面疯玩，就坐在家门前的那个木楼梯上，让暖融融的阳光羽毛似的飘到书页上，而我全钻进书里的故事中了。可是姐姐那天下午就把书还回去了，我竟然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姐姐也没法呀，那书是好些人要传着看的，还回去了，就再也借不到了。

不过，我知道了，字书也有好看的故事。我就翻父亲的那些书箱子。那个时候，父亲好些书都怕惹出祸事烧掉了，只剩下他大学时期的教科书和马列毛的著作。不过，那几本老马的书却让我读成了历史故事书，像《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还有关于普鲁士战争的书，我人迷地读里面的故事，兴奋了好久。我知道了中国以外还有很大的世界，那里像中国的东周列国一样，也在打仗也有起义和牺牲。

那段日子，是中国精神生活最枯燥最贫乏的日子，除了领袖著作，很难找到其他的书了。都成了封资修的黄色

书籍烧掉了，就是躲过劫难剩下的，也让胆小的人藏起来了，难以外借。可是，我们巷子里好些娃娃知道了自己的饥渴，就行动起来，到处去寻找，甚至撬窗撬门去偷。我们想，学校里不是有图书室吧，那些书可能没被抄被烧吧。有溜到那些空荡冷清的学校，到处寻找藏到某个角落里的图书室。我们溜到康中校，走进那些破门烂窗的教室里，除了满地垃圾一样扔着的破课本烂练习册，啥书都没有。只捡了一些没有封面的语文课本，看看里面的故事还能读。我们在西小找到了图书室，里面好些图书让我们高兴了许久。但拿走的话，心里又很沉重起来。人家是锁在屋子里的，我们拿起任何一本，揣在身上都像偷走了东西一样，让人心里承受不了。因此，我们尽管撬开了门，也没有拿走几本。拿走了也不敢要，翻一翻就扔进了垃圾箱里。

在我读初中时，我与白晋荣以叛逆少年之心，做了一次真正的贼，我们翻窗撬门去偷过州图馆里的书。

那个年代的娃娃们，都是精神饥饿者，只要听说哪里有书，就馋得眼珠充血，像饿狼嗅到了肉味。展览馆图书馆藏破房子里有书是我听另一个好伙伴张超说的，那个假期他在那里做临时工，就是把书从一个库房搬到另一个库房。他说，那些破房子里书堆成了山，他们每天搬着搬着心就痒痒了，每次下工后都做偷几本走。他给我看了他偷来的字帖和唐诗啥的。不怕贼偷窃，就怕贼惦记。他那样说没心没肺，却把我隐藏在心内的那棵贼芽催

发了，幼芽生长出来就会疯长。我把这事给白晋荣一说，他就激动了，我又看见他细长眼睛里闪射出的那种带着欲望的强光，同他当年蹲坐河边垂钓的样子一模一样。他说，我们去瞧瞧。

很偶然，在图展馆旁有一排很老旧的两层木楼房，靠后院石梯的那一侧，有一排用破木板子钉着的窗户，我爬上去从破窗玻璃缝隙朝里看，哇，我叫起来，好多书呀！我大着胆子把钉着木板一拉，没用多少力就拉开了。我与他就跳进去，书上盖着厚厚的灰尘。我们想也不想，就在衣服下塞满了书，拿回家来才发现尽是些外国小说。我喜欢几本安徒生童话，就拿走了，其它的全归白晋荣了。

天黑时，我们又去，我们拉烂的窗户又钉上了，用更厚的木板更长的钉子，我们扳不动，又不敢太用力，弄出了响动会真是让人抓贼的。

我把这事对张超说了，他笑了，说他们搬的那个房子的书，是靠后墙的那排砖墙房子。库房在楼上。我同白晋荣又去，我胆小，就在后墙上给他放哨，他偷偷溜进去了，出来时书包里装满了好些书皮发黄的书，他说全是古人写的神话小说，还有《西游记》。我乐坏了，那时，我正在到处找《西游记》，还用父亲的一本厚厚的《石头记》跟人家借来看，都是破烂得只剩半本的残书。

那几天，我都在深深地体会做贼心虚，那些偷来的书带着些霉味，我都不敢翻开看，还会藏在床脚底下，怕严厉的父亲发现。后来，那些书我全偷偷塞进了厕所的茅坑里，担惊受怕的

心才放了下来。白晋荣催了我好几次去夜袭图书馆书库，我都推脱了。可书瘾发了时，心里又痒得难受。我就去白晋荣那里借书。我一进他家的门，就看见他床上桌子上堆满了书，他笑着对我说，他与另一伙人装了两麻袋回来，他就分了这么一些。

我伤心极了，做贼真的还是要胆子大。

满足我们精神的食粮比国家凭票供应的口粮还少，我们只有用这些少得可怜的食粮来相互交换着读书。一本书常常交来换去，在巷子里旅行着，甚至游到了巷子外，最后回到自己手里时，早成了一棵用盐腌过的大白菜了。就这样，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寻书换书。当然，自己手里的书本来就少，换来换去就换不出去了。这时，就开始动歪脑筋了，我把父亲的那几本老马的书，撕去封面后换上新装，改个名字，像《法国血腥古战场》《拿破仑宫殿里的阴谋诡计》等等，再拿去骗人，换来好看的书。记得，我拿去与后院坝的巴登换过好些书看，他读后还说很好看，让我再找他找一些这样的书看。我却在心里偷偷笑着。当然，久做贼也让人捉住过。我把一本苏联的爱情小说换成《惊险谍案》给街口住的大建明换《封神演义》，我还没读到一半时，他就来找我了，说我骗了他，他书都翻看了一大半了，还没见一个间谍的影子。我只有咬着舌头说不出话来，求他把《封神演义》再让我读一天，那本书就白送他。他当然不会要，说苏联的书太难看了，没打仗内容只有

亲亲爱爱的，怎么看都看不下去了。有一天，邱家锅庄上面住的大降克也找来了，把那本《拿破仑宫殿里的阴谋诡计》扔给我说，说我是大骗子，骗了他。他家里有一本厚厚的，还是硬壳精装的马克思的书，叫《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根本就不叫这个名字，书放在架子上没人想读，也读不懂。我脸烧得很烫，低着头说不出话来。

父亲从新龙回来后，去了州革委的生产指挥部工作。那时，他常常借了些书回来，厚厚的扔到枕头边上。我就趁他不在时，偷偷捧着读。他是不准我读这些书的，说读多了会中毒。他越这样说，我的好奇心越重，越想偷来读。记得一本厚厚的《石头记》我就是那样读完了的。尽管里面的字好些不认识，猜着读还是读懂了读出了味道的。好些时候，我都是趁他夜里睡觉时，偷到我床上，然后蒙上被子打着手电筒读，越读越新鲜，竟然读了一整夜。我是在蒙着被子读《水浒传》时，让他发现了的。他掀开我的被子，我吓得书掉在了地上。他愤怒地用书扇我的头，说这个样子看书，你不要你的眼睛了？我瞪圆眼睛看他，不明白这样看书，我的眼睛就会丢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眼睛近视了，上课时坐后排就瞧不清楚黑板上的字了。过去，我可是回回体检视力都是一点五呀！

回想那个年代，精神的灾难里，我们这些成长中的娃娃们正像枯荒的原野上挣扎着生存的牛羊一样，哪怕荒漠上有一棵埋在沙子里的草，都要拼着命挖掘出来吃掉。我们真的饥渴真的馋呀！

寒露

■南泽仁

今日寒露。

忙完一天的活路，我又顶了一头新月归家。开启屋门，有清淡的古柏香气迎面而来，我期盼那扇莲花屏风后随顺递来您热乎的声音：么么回来了！您这么唤我是去年三四月间的事情，这一声“么么”唤醒了我对身体里血液温暖流动的感知，它蛛丝一样细密地围护着我敏感柔弱的心房。后来，总听您这么唤我，我果真就把自己看得有些珍贵了。

我时常不进晚餐，内里轻省干净。您会在自己的茶碗里为我续一碗热茶，我喝下了，您才觉得自己喂养长大的孩子一如从前朴实的样子。今夜冷暖交替，我尤其想您，想您就坐在暖桌前，我们享有一样的常温。

用二两白酒兑了少许凉水来熬酥油酒，您血压高只喝半碗，我满盏。我一口，您一口，我们依旧悄无声息地对饮，任窗外风声又起，月色惊飞起灰褐色的鸟群。啜下半盏，身心空静灵活，我飘然步入了一座我用所有的孤寂建造的幽谧花园，我的自由来自任意一只蝴蝶或虫蚁。没有记忆，没有前世来生。我存在的整个意义都包含在这种安全里，并获得了最大的宁静与享受。饮尽碗底最后那一口酒，几颗清泪如夜空中的雨滴丝丝渗漏，花园就此丢失了。

您依然安坐在我面前，半碗酒面上的酥油和蜂蜜已凝结成了冬日的南吉茨沛（南吉牧场的冰湖），亦或是茨沛上的满月，映照您脸上泛起的红晕，那色彩让您看上去更像是待嫁的姑娘。我默默地看着您，生怕您会开

雪花

第 2255 期

母亲的牵挂

■吴建

在老家过完中秋回到城里，刚打开家门，就听到手机铃响，取出来一看，是母亲打来的，她急切地询问：“儿啊，你们到家了吗？路上堵不堵？一切都顺利吧？”我心头涌过一阵暖流，连声说：“好，好，您可要多多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电话挂了，我的思绪却因此飞扬起来。母亲对我的牵挂，又一幕幕闪现在我的眼前……

童年时，农村生活比较清苦，餐桌上的饭菜油水总是很少。每天上了两节课，我就感到饥肠辘辘，一放学我就

像小鸟似的飞回家。还没到家门口，母亲就从屋里迎出来，一边帮我卸下书包，一边递给我一块刚在炭火中烤熟的香喷喷的山芋。我张口便咬，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乖，饿了吧。慢点儿吃，别噎着。”咀嚼着香甜的山芋，我感到这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了。

少年时，我的中学校园在邻村的集镇上，离我家有十多里路，途中要经过一片乱坟岗。当时学校正热衷于追求升学率，我们刚入初一就要上晚自习，每天搞到晚上八九点钟才放学。母亲担心我不敢走夜路，每晚都会提着一盏防风的小油灯赶到学校接我。无论酷

暑严寒，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白天在田间劳作，晚上还有一大堆家务活要干，可她再忙，哪怕累得筋疲力尽，也准时前来。我对她说：“娘，我不怕，还有同学呢，你就别来了。”她却说：“儿啊，走那坟地娘不放心，娘耽搁点工夫不要紧，可万一把你吓着了怎么办啊？”有一次，母亲生病了，在村医家打点滴，输液快结束时，到了我们放学时间，母亲忙叫医生拔针头。医生不肯，说还有十分钟就完了。母亲说：“可我儿子已经放学了啊，我要去接他。”她不顾医生的劝阻，硬是拔去针头，忍着剧烈的腹痛赶来接我。中学的那段时光，有母亲

在身边，我觉得走夜路并不可怕，反而平添了几份温馨。

我念师范时，家里还没有装电话，我每次写给家中的信几乎成了母亲的精神寄托，一定要让父亲或姐姐再三读给她听。过一段时间倘若收不到我的信，母亲便坐卧不安，以至于每天都会呆呆的跑到村口等待邮递员。母亲不识字，但每次回我的信都要由她口述，父亲或姐姐执笔。她的口述几乎千篇一律：多吃点，不能挨饿；注意保暖，不要熬夜；学习要专心，要听老师的话……母亲的这些家书我至今还珍藏着，每每翻阅，宗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

工作以后，我住在单位宿舍，母亲常常深夜打来电话，叮嘱我关紧门窗，掖好被子。有一年冬天，从没过过我单位的母亲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原来，暑假回家在和母亲的闲聊中我告诉她我们坐的是铁椅子，母亲听后竟记着了。天冷了，她怕我冻着，就戴起了老花镜，一针一线地为我做了只灯芯绒的棉垫，另外还给我编织了一副半节头的绒线手套。手捧这两件蕴藏着母亲温情的物品，我的眼里涌出了涩涩的泪花。我已人到中年，可在母亲心中，却永远是需她牵挂和呵护的孩子。而我，何时才能汇报母亲大海般的深情呢？

炉城旧事

成语今读

瞒心昧己

■杨丹叔

鲁迅，也许是看到并且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说出了吃人的旧世界、黑暗本质的第一人。鲁迅对那个龌龊肮脏的世界的批判是无情的、彻底的。但是，鲁迅没有从内部，即从人的心理上去寻找答案。

现代心理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揭开了人类心理上更深、更广阔的层面。在人类的潜意识里，人的本我、一团混沌无序的本能，像宁静的火山，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只能看到人的自我，一个受社会环境和文化抑制了的伪装的“我”。

就生命而言，一方面，人的本我是需要像火山一样爆发的，其间潜藏的创作或毁灭的力量是巨大的、可怕的。另一方面，社会以法的形式要求人性的伪装和顺从。这就导致了人与社会永恒的矛盾和相互促进。当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便产生了罪恶或拯救。罪恶与拯救，永远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因此，社会要求人要有良心，要有惻隐之心、隐忍之心。这是另一种法，或称“心法”“内法”。两法相融，社会则安定、和平。

瞒心昧己，则是一味强调人的本我，而蔑视社会。瞒心昧己干下坏事，终究成为众矢之的，良心是不会得到安宁的。因为，在人类的潜意识里，早已设定了这样一条生命的准则——那就是：毁灭同类，也就是毁灭自己。

宋代洪州，有商人陈世雄和罗一丹。陈氏靠坑蒙拐骗发财；罗氏以重信义致富。陈世雄有一手下人，与一远方客人争价，失手把人打死。陈世雄叫人，趁夜把尸体埋在罗一丹的住宅附近。案发后，陈世雄找到与他沾亲带故的新任知府，说自己有几个伙计可以证明罗一丹就是凶手。知府经仔细盘问，结果陈世雄总是不能自圆其说。陈世雄见此，干脆想把陷害罗一丹的想法坦言直呈，并把随身带的二十个元宝拿出来，说事成之后还有重谢。知府不愿为之。陈世雄说：“这事没人知道，你就干吧。”知府答道：“怎么没人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神和鬼，都是人心的产物。分别代表了人心光明与黑暗的两极。心中有神，则光明、坦荡，问心无愧，必为神佑；心中有鬼，则黑暗、畏缩，问心有愧，终为鬼灭。因此上讲：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天知，地知，神知，鬼知，已知，人知。瞒心昧己，做尽丧天害理、亏心之事，最终难逃良心的谴责。

良心，即是神的审判。

【来源】元·高文秀《浣池会》二折：“人言为信永无移，瞒心昧己把天欺。”老舍《神拳》三幕：“咱们各凭良心，不准瞒心昧己。”也作昧己瞒心。

康巴诗汇

美人谷姑娘

■班乾格玛

在季节的臂膀上寻找
花开的娇艳和翅膀里的哀愁
垒成一座古碉守望
带着头帕的王一样的女人
翻过山，越过河
到过城市，我没寻见你
从嘉绒脊梁深处开出的花
草原来了一场雪
织花带的绣花针里
挤奶桶旁，清脆的山歌里
我看到了你的影子
五彩的头帕，围裙
走过蝴蝶起飞的季节
一个美人谷的姑娘

夜想

捧起深深的夜
轻放在褐色的鸟窝
飞离的寂寞，打湿了篱笆墙
阳光斜洒，碉楼羞隐
群鸟惊飞起疲惫的傍晚
雨点落成暗伤，碉旁的老人
烟灶里燃着古老的传说
在碉楼的肚脐回响
又渐渐远去

汉戈情花

听闻到你的名字
落在汉戈深红草滩
是晨光中的少女，夕阳下的新娘
是谁触动了你的心
我独坐在山尖
侧耳聆听那首熟悉的情歌
跳跃着，流成一滩花样的河
流进世人心里